



全省职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

餐桌上的变迁

□吴树民

解放初实行合作化,互助组、生产队、人民公社,麦子大都缴了公购粮,每人只能分个几十斤,自然十分稀缺,玉米等杂粮还基本够吃。春天青黄不接之时,母亲就会带着我,上山挖野菜,和粮食拌着一起吃。那时候,餐桌上的野菜,就是生活饮食的一部分。

“困难时期”粮食短缺,国家提倡“瓜菜代”,在我的故乡——八百里秦川一隅,麦面竟成了奢侈品,玉米面竟成了珍品,麸皮、野菜、萝卜缨、榆树皮几乎成了日常饮食,南瓜、萝卜等竟堂而皇之地变成主食。每次吃完玉米稀饭野菜糊,都要用手指顺着碗里转着圈刮一遍,刮不上的地方,就只能用舌头舔了。那时农村吃饭,三五家都会汇聚在大树下或者门墩旁,绝大多数人端的菜肴都是“陕西十大怪,辣子一盘菜”,一年四季都有,只是没有油泼,放点醋搅和搅和。有的家庭,把挖回来的野菜蒸成麦饭,或者焯水凉拌,放盐加醋,就是上品了。每逢周日或者寒暑假,我从学校回家,一年四季,总是和母亲一起去挖野菜,水地里的苜蓿,旱坡上的榆钱,沟畔的杨槐花,麦田里的荠荠菜都是上好好菜。我上学时带的玉米面馍总是绿的,里面有一大半都是野菜。有一个多月,我在学校一日三餐吃的全是红白萝卜和萝卜缨做的麦饭,以致偶尔打个屁都是一股萝卜味。农村人挖野菜的比比皆是,城里人也下来抢着挖。只要有野菜的地方,婆娘娃娃也是放眼遍地。粮食

很少,野菜吃得不少人脸色蜡黄,我们村的个别人家甚至吃得吐绿水……冬季,除了踏着冰雪到野地去挖鼠洞的粮食,餐桌上就只有各家自己腌的萝卜白菜了。逢年过节,偶尔拿肉票买斤把肉,还得陪着笑脸企求说:“师傅,给咱打肥些的!”为啥?肚子油水少呀。

后来,状况有所改善,干部每月供粮二十八斤,但米面比例低,一个月难得吃几次面条、包子,叫“改善生活”,但无不怕届时来几个大肚汉朋友,一顿过后,这

黄土垫成一米多高的平台,三面用土墙围住,前面挂块幕布,上面露天,这就是我记忆中家乡的土戏台。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戏台,但它却承载了那个年代家乡人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我的家乡在嵯峨山下,这里堰高水缺,土地瘠薄,交通闭塞。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家乡人坚韧豪爽的性格,昂扬激越的秦腔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,受到大伙喜爱。早年间,乡亲们常常在劳作一天后,徒步十里,摸黑到镇子上去看戏。田野里,常常能听到那粗犷悠扬的唱腔。过红白喜事,更少不了自乐班的助兴。听老人们讲,刚解放那阵,一伙年轻人还自发组织起来在村里演出,人们戏称其为“胆大社”。

在我记忆里,家乡人唱戏最红火的时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那时每到冬季,大队

个月再想吃上细粮,就只有在梦中了。

“改革开放”之后,餐桌上的饭菜明显好转,被称为粗粮的玉米面成为日常饮食,被称作细粮的白米细面也能隔三间五地解解馋了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叹谓:“民以食为天。”百姓说得更透彻:“说一千,道一万,没有饭吃,都是扯淡。”随着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,餐桌上的东西,也发生了十分奇异的变化,甚至变得让人瞠目结舌。

90年代初,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

大,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蛋票、黄豆票、豆腐票等各种生活必须品票证先后全部取消,水稻、小麦,连年丰收;各种蔬菜四季不断;市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,令人眼花缭乱;餐桌上的吃喝丰富多彩,让人不知取舍。一日三餐,变着花样制作白米细面;一年四季,按着喜好烹饪时鲜菜肴。鸡鸭鱼肉吃腻歪了,山珍海味也不稀奇了。

而今,大部分家庭餐桌上已被油水过多所累。自古道:“病从口入。”生活和现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,人们不得不对自己餐桌上的东西进行理性选择了。买肉时,笑嘻嘻地

跟师傅说:“我要那块瘦的。”一日三餐,不再总是白米细面、鸡鸭鱼肉了,玉米面发糕、豆腐窝窝头、粗细粮花卷、荞面饸饹、玉米稀饭、玉米面搅团、玉米面鱼鱼、掺着野菜的馍馍……又隔三间五端上餐桌,苜蓿、灰条、马齿菜、刺儿菜、荠荠菜、扫帚菜、苦苦菜、枸杞芽、榆钱、杨槐花……又成为人们口中的时鲜美味。

回头一看,怪,餐桌上早年扬弃的东西咋又回来了?不过,这种轮回,是在一个高层次下的变奏,值得人们欣喜,值得人们回味,更值得人们深思。

家乡的土戏台

□冯丙玉

都要组织一伙秦腔爱好者排练节目,以便在春节前后给乡亲们演出,土戏台就是在那时修建的。当时条件很差,乐器都是演员自带,搬张桌子就当道具。可演员们热情很高,排练演出都很认真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黄秀玲与何灵娥合演的《三世仇》选场“卖女”,那可真是催人泪下。

最让我们家乡人自豪的是那年演出秦腔《江姐》。泥腿子要演大型本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可凭着对秦腔的挚爱,这些“胆大社”的后人们还是勇敢地敲响了排练的锣

鼓。巧的是,我们村一对夫妻在青海某剧团唱戏,因文革回家避风,大队便请他们当导演。夫妻俩很热心,手把手地教演员动作,不厌其烦地纠正唱腔。老师教得认真,学生学得刻苦。每天晚上,大队的土窑洞里汽灯高挂,亮如白昼,排练的锣鼓一直响到深夜。

正月初一那天,人们早早吃过饺子,扶老携幼,汇集到土戏台前。连不少外村人也赶来了,小小的土戏台被挤得水泄不通。一阵开锣锣鼓响后,大幕拉开,随着一声尖板

“晓雾茫茫晨光掩……”江姐出场了,端庄、优雅而又坚毅的造型,赢得一片掌声。看到自己的家人或邻居在台上演戏,大伙都感到特别兴奋,掌声叫好声不断,现场气氛达到高潮。首场演出一炮打响,连演几场,观众热情仍然不减。

到了七十年代,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。土戏台上演出的都是宣扬大寨精神的节目和样板戏选段。小小的土戏台,在那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,给乡亲们带来了欢乐和笑声。

进入了二十一世纪,家乡人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时候,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现在人们坐在炕头上就能欣赏到国内外明星的演出,电视上的文艺晚会和各类综艺节目令人眼花缭乱,可我再也找不到当年挤在土戏台下看戏的感觉。虽然过去了几十年,可那小小的土戏台,还常常令我怀念。

剪影张艳茜

□方英文

张艳茜发来微信,邀请我参加研讨会。记住时间,搜索地点,远呢,近乎二十公里。窃想此女勤勉,怎么不声不响地又出了新书呢。也不提前通气,或赐样书拜读,研讨会上说甚!

赴会的地铁里,开始腹稿。借差领导讲话套路:我也没准备讲,就讲三句话吧。有位首长泄密我说其实只有一句话,讲时脑子分成两瓣。一瓣讲第一句话,一瓣构思第二句话;讲第二句话时,同步培育第三句话。哦,原来咱当不了领导,没这素质啊。

第一句话是张艳茜很漂亮。虽然这个大家都见了,事实勿庸废话。但是女

人喜欢被夸漂亮,不夸不厚道。只是漂亮一词,略显轻浮,应该说张艳茜美貌而阳光。她是我的学妹,交往近四十年了,如此结论是有很多细节支撑的。她外美内秀,活泼天真,才华横溢,绝对属于红楼人物史湘云品类。

第二句话是运气好。张艳茜是中文系毕业的,百分之九十的人从事了与文学不搭界的工作。而她,一毕业就当

了文学编辑,直到主编,直到调任如今的文研所所长。学而致用,幸莫大焉,所以生活就配套她一些周折与坎坷。美人多麻烦,古今通例也。但是麻烦,却滋养了她的韧性 & 智性。光阴渐逝,人皆亲之。

成就瞩目是第三句话。张艳茜明白,所谓文坛,相当的人并不爱,或者虽爱而悟性欠缺,客观上只因谋生而“搞文学”,闹不出作品,气也就硬不起来,于是张艳茜开始创作。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评论,包括起草领导讲话、整合会议简报,都很光亮、悦人。诸种文体拦不住,就可称作文学家了。

但我以为她最出色的文体是散文与人物评传。这个应多说几句,列其作品名称。关键词当是:陕西文坛有张艳茜,当是两样不同的文坛。猜想她培养了很多青年作家,作家们听了我的话,会共鸣无疑的。

出了地铁,燃一支烟,边问边走边。心想稿虽完成,但讲时务必简约,不超过八分钟就好。我这年龄,易被点名提前发言,千万不能掠夺他人时间。提前十分钟赶到会场,却不是张艳茜作品研讨会,而是张艳茜张所长主持的“讲好陕西故事”文学座谈会,看来得另想内容搪塞。这是我见到的,张所长第一次主持会议。主持得从容得体,在场者皆受其关注,如同春风无私心,蔼然临四座。念文案时,她戴上黑边圆眼镜——也老花啦?然双颊清纯依旧,笑颜芬芳如昨。

■笔走龙蛇■

等待

□李明琴

我来拜谒你
走着逶迤的时间
一座城,一个人
你屹立几千年来
你说你一直在等待
望着你的沧桑
我忍不住暗自悲伤
一个满脸皱褶的疯子
叩问时光的指针
不停止的鸽子飞向我
那些洁白的羽翅
那些纯情的眼神
还有你,停止的信笺
被一个个小小的邮戳封印在
哪年哪月
那片海里

日落

□朱明



如果你恰巧看到这篇文章,请打开身边的音乐播放器,搜索梁博《日落大道》。

这是几年前无意间听到的一首歌。第一感觉就是,怎么可以这么孤独又这么辽阔呢?查找了一下歌曲背景,梁博写这首歌是记录他曾经在美国奋斗的日子,歌曲名是地名,那里是他常去寻灵感的地方。

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日落。就是单看“日落”两个字就觉得浪漫。也不记得有多少次在街头追着日落走。下班回家的途中看到窗外夕阳就近一站下了车,站路边看边拍。这几年手机里大概存了几千张日落的照片吧。大多是一个人看的,偶尔有人陪。有次和弟弟坐在公交最后一排,正好赶上太阳落山。因为是郊区,路上没有太多遮挡物。整个光打在我们身上,我俩竟然很默契地同时说出了这首歌,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美妙。

五月,一有闲暇时间我就四处搜索做旅游攻略。想看海,想在海边看日落,一个小岛就这样闯进我的视线。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的台山列岛,是福建省离大陆最远的

岛。如果需要先坐到福鼎高铁站,再坐车到福鼎汽车南站,再坐城乡巴士到沙埕镇,最后乘船去岛上。岛很小,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向城市转移,岛上的居民越来越少,只有些老年人还在坚守。晚上很安静,漫天的星星和海浪拍岸。这时,感觉自己已经坐在海边的摇摇椅上吹着风数星星了。

可是,开心不过五分钟。查了天气预报,福建已经进入雨季,近期天气清一色除了雨还是雨,但我还是订了六月下旬的机票,打算碰碰运气。先坐飞机到厦门,在厦门吃吃喝喝,周边城市转转玩几天再坐高铁过去。天不作美,在泉州时暴雨连续,我们查了未来几天的天气,最终只能放弃去台山岛的行程。

写这些文字的时候,感觉自己又“去”了一趟台山岛。黄昏里,一位老人坐在家门口的躺椅上望向海边,脚边依偎着一只睡着的老黄狗,柔光穿过她脸上的皱纹,微风拂过几缕灰白的发丝。画面甚是美好。

现在我住在城市的西边,太阳落山的时候可以坐在飘窗上目送它回家,而它也总跟我招手说:“明天见。”

故乡的盛夏

□杨青梅

当高音歌手蝉在枝头“知了,知了”地一声声叫起,当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吃一次凉面,用一场仪式宣告已经“入伏”,村庄就正式进入了盛夏时节。

此时,河里的绿苔杂草被几场雷雨后的水冲刷干净,细细的沙粒上,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;山上被丰沛的雨水滋养,草木此时绿意正盛;田里,一排排的玉米迎风而立,英姿飒爽;而那时的我们,一群刚放暑假的孩子归来,使往日寂静的山村一下沸腾了。

村庄的一天开始得早。5点多天蒙蒙亮,农人们就扛着锄头,扯开嗓子唱着昨晚电视剧里的主题曲去田间锄草;孩子们吃着喝着牛羊去山上放牧,此时的草儿嫩嫩的,草尖还挂着露珠,牛儿、羊儿吃下去不饥也不渴。待到9点多太阳从山那边升起,天地间变热时,农人们提着

锄地时掂着拔下的青菜,牛羊们映着圆鼓鼓的肚皮,在放牛娃的鞭声中,悠闲地回家。

村庄的午间,是相对安静的。麦子、土豆刚收割完毕,田里没有什么急需完成的活儿,大家基本不用在烈日下外出。民叔屋旁那棵百年大柿树下,就成了大家的聚集地。柿树粗壮高大,浓密的枝叶把半个院场的阳光都能挡住。爱整洁的民叔与婶娘,总是把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于是,几乎半个村的乡亲们,端着各色的碗来到树下,坐在石头上的、蹲着的。大家碗里几乎都是洋芋糊汤,只是上面放着一堆菜有别:凉拌小白菜、凉拌洋葱丝或苦苣等一些野菜。馋嘴的孩子,常常会这个碗里夹一筷子,那个碗里夹一筷子尝尝。整个午饭,在乡邻们的

欢声笑语、海阔天空里慢慢结束。

盛夏,在河涨了几次水后,河床被冲刷得干干净净。村子下面有一段河床,底部是整块的大青石。掏去被冲刷成石盆的盆底泥沙后,我们常常把石头又当洗衣板又当盆,在洗一些床单、被里被面大件时,就用双脚在石盆里踩,不怕忘带洗衣粉肥皂,旁边山上就有一种叫山蓝的野生植物,它的根部用石头捣碎后,可以当洗涤剂用。

记得那时,母亲常常将家里的床单,在河里洗净晾干后,再用细玉米面粉,熬一大盆清亮的浆水,将床单放里面浸泡后再晾干,然后叠平整,在门前的那块平滑的椅面上用棒槌一遍遍地捶打。棉织的粗布床单经过一番处理后,铺在床上平平整整。在炎热的夏季,出汗了也不粘身,躺上去倍感凉凉的。

蜜蜂与蝴蝶

□陈仑

花季到了,蜜蜂忙着采集花粉,蝴蝶倾心赏花,怡然自乐,自己漫不经心,却嘲笑蜜蜂只会工作,不会生活。花儿盛开,蜜蜂忙着采花蜜,蝴蝶在花间载歌载舞,纵情欢乐,得意忘形,反而指手画脚,教导蝴蝶要及时行乐,不要活得太累。

花季快结束了,蜜蜂一边抢抓最后时机采蜜,一边储存食物,预备饥荒,蝴蝶寻找作乐,乐而忘忧,却讥笑蜜蜂傻帽,自夸精明。秋风吹,秋草黄,花落满地,蝴蝶饥饿难耐,面容失色,贫病交加,迅速老去。蜜蜂自由自在,享受丰收喜悦,颐养天年。

■寓言■



雨后山城 杨守摄